



礼乐演奏展现军威国威

——解放军军乐团完成礼宾任务侧记 □李 伟

5月申城,翠色葱葱。5月20日,上海西郊宾馆,在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亚信峰会到访的仪式上,解放军军乐团吹吹嘹亮豪迈的迎宾号角,并进行雄壮激昂的仪式演奏、庄重大气的队列行进吹奏表演,用音乐艺术展现国家风范,传递民族友情。其中,迎宾号角和队列行进吹奏表演是自去年6月国事礼宾活动调整后,军乐团新增的两项工作内容。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在此次亚信峰会的礼宾仪式上,队列行进吹奏表演是首回正式亮相。

迎宾号角在外宾踏上红毯的那一瞬间响

礼宾仪式上,当外宾到达现场,第一步刚刚踏上红地毯的瞬间,3名礼号手共同吹响迎宾号角,表达对异国贵宾的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礼号手侯冰说:“吹奏迎宾号角,在音乐的技巧表现上非常简洁明了,但对时间的把握要求巧妙而精准,丝毫不能马虎”。

毫不能马虎”。

早在前年12月,外交部礼宾司提出迎宾号角的设想后,军乐团立即着手音乐构思和创作。他们利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13首号角音乐的创作和录音工作。去年6月,军乐团将迎宾号角的音乐光盘送外交部审定,最终确定迎宾号角的音乐曲目。没过多久,在欢迎越南国家主席的礼宾仪式上,军乐团3名礼号手首次奏响迎宾号角。他们精准完美的演奏和良好的军人仪表成为当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当晚,中央电视台播出迎宾号角长达58秒的演奏画面,受到广泛关注和赞扬。外交部领导对3名礼号手的演奏非常满意,连连竖起大拇指称赞说:“军乐团在此次礼宾改革工作中走到了前面,带了好头”。

如今,礼号手吹奏迎宾号角的技艺已炉火纯青。同时他们计划建立“号角音乐库”。

队列行进吹奏表演曲目为何选择《歌唱祖国》

在亚信峰会的礼宾仪式上,解放军军乐团43名演奏员紧随三军仪仗队分列式表演之后,以跟进吹奏的形式演奏乐曲《歌唱祖国》。演奏中,整齐划一的动作造型,紧凑精练的队形变换,使礼宾活动更加突显典雅的仪式感,受到在场中外宾朋的高度评价。

“队列行进吹奏乐曲《歌唱祖国》,是军乐团经过反复推敲、精心打磨定下来的最佳方案。此前,先后拟定了三套方案。”军乐团团长邹锐说。为何选择《歌唱祖国》?这其中颇有一番原委。在国宾欢迎仪式上进行队列行进吹奏表演在我国没有先例。如何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展现国家风范,体现礼宾活动的庄严感、仪式感,对军乐团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去年6月,军乐团借鉴国外礼宾仪式行进吹奏表演和我国军乐艺术的特

点,创作编排了两个表演方案。第一方案,曲目选用《永远的军乐》,时长为4分20秒左右。特点是具有艺术性,动作变化复杂,更具有表演的艺术感。第二方案,选用了军乐团的原创曲目《无上荣光》,时长3分钟左右。特点是衔接紧凑,演奏时队形动作稳重明快。这两套方案各具特点,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乐曲不广为人知,和三军仪仗队进行分列式时演奏的军乐在内容和风格上似乎离得有点远,有点跳跃;二是表演的图案有点复杂,没有突出礼宾仪式应有的庄重基调。过完2014年的春节,军乐团又紧锣密鼓地编排了第三方案,曲目选用《解放军进行曲》,让演奏员紧跟三军仪仗队,一路吹奏军乐走过去。这个方案强调了仪式感,但缺点在于和三军仪仗队分列式表演没有太大区分,太相近。

“三军仪仗队展现的是国威、军威。我们礼宾音乐的演奏就要展现一个国家的风度和气度。”邹锐站在艺术表达的角度,阐述队列行进吹奏表演所要体现的功能。那段日子,邹锐吃饭、做梦都在想方案,筛选了许多首曲目,最后确定音乐曲目选用《歌唱祖国》。《歌唱祖国》这首歌被誉为我们的第二国歌,听众耳熟能详,不会让仪式现场的人有陌生感。最重要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曲目的意义内涵非常契合国宾仪式,也充分表达了我们军人对国家的感情。风格上衔接紧密,情感内涵又十分饱满,所以当这一方案呈报给外交部之后,从上到下一致通过。”邹锐回忆起来,欣喜之情仍溢于言表。

队列行进吹奏表演有哪些亮点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队列行进吹奏表演不仅在整体上显得庄重大气,在细节上还颇有讲究。

乐队队长周勇说:“我们用的纯铜管乐器色彩明亮,能在视觉效果上保证吹奏表演的大气磅礴,而乐器的喇叭口一律冲前、稍稍向上更能体现出一股昂扬奋进的气势。队形的块状变化,既使动作简单利落,也让整体表演庄重大气”。

效果的确不错,但演奏员排练起来就要辛苦不少。而队列行进吹奏表演除了要演奏好乐曲,还要保持形体的挺拔,脚底要平稳。在排练中,演奏队员背着乐器,严格按照每步62.5cm的步幅走直线。晴时,队员每天头顶烈日,一丝不苟;雨时,大家顶风冒雨,刻苦练习。这样的排练强度,对演奏员的体力是一种考验。队员中的雷宇和焦志勇均已年过半百,但在工作任务面前,从不叫苦叫累,没有丝毫退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在亚信峰会上,军乐团的队列行进吹奏表演为中外来宾奉上了我们中国的壮美乐章。

孙晓萌 摄

寻找艺术的源头活水

□陈先义

中国梦强军梦主题创演活动开展以来,各文艺团体纷纷走向基层,文艺战士纷纷打起背包,参加为兵慰问演出服务。到基层去,成为军旅文艺工作的关键词。一些常常只能在荧屏上见面的文化名人,来到边防哨所,来到战士们中间,与士兵同吃同住同上哨,倾情为官兵歌唱,即使为三两个士兵也全身心演出。

为兵服务,本是文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军队文艺团体的存在基础,就是为基层为士兵服务,为提高战斗力服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离开了这个基础,文艺团体就失去存在意义。应该说,我们之所以编制文艺团体,就是因为它在为兵服务、提高官兵士气、提升战斗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已经成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文艺工作者今天把双脚迈进边关哨卡时,大家感到的是由衷的振奋和高兴。

其实,为兵服务、深入生活本来是一个老话题。说它老,是因为毛泽东同志70年前在延安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如今已经讲了70年。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明白: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70年来,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文艺观,我们年年讲、常常讲。这句本该常讲常新的老话,却似乎与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的实践渐行渐远,其深刻内涵在有些人心里显得越来越陌生。所以,为兵服务深入生活的话题,重新唤起了作家艺术家的崇高责任。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志深入生活文艺观的指导下,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艺术家们,曾把“深入生活”当作一面高扬的旗帜。那个年代,一名作家如果老蹲在城市,待在机关,被看做是一种很丢人的事;一名歌唱家如果没有安排足够时间下基层为官兵服务,同样就会被认为失职。莫说普通作家,即使如刘白羽、徐怀中、李瑛那样的军旅前辈大家,也必须完成下基层深入生活的硬指标。歌唱家马玉涛曾亲口对我讲过:那时候一个演员若完不成一年200天下基层的任务,年度工作就被判定不达标,评优评奖沾不上边;一个演员如果没有下海岛、上边防,与连队战士一起站岗值勤,也被认为思想不进步和怕艰苦。所以,到火热的第一线去,到士兵中间去,成为那个年代作家艺术家们的家常便饭。正因如此,一大批在全国叫好、反映士兵生活的好作品,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如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西线无战事》《开顶风船的角色》,话剧《万水千山》《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歌曲《打靶歌》《马儿啊你慢些走》《老房东查铺》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个话题,有人却说与文艺界无关,这是对各级官员说的。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文艺界来说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由毛泽东同志倡导、由老一代作家艺术家践行的“生活是艺术源泉”的文艺观,有时候常常被另外一种观念所冲击,蔑视、藐视深入生活和为群众服务。有些作家艺术家,喜欢守在大城市,躲进楼堂馆所去编造一些远离生活的神奇“故事”。有的甚至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去追逐那些谍战、穿越、婚恋恩怨、杯水风波等纯粹的市场化作品。一个时期以来,人民群众对有些作品的胡编滥造已经深恶痛绝。一大批土匪抗战、地主抗战、都会抗战的作品扎堆儿出现。如民间的抗日英雄被写成满口脏话的痞子豪杰,他们或铜头铁臂,或一掌断石,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把抗战人物写成满身匪气、黑白通吃,一根绣花针可力战强敌,一包迷幻药可打倒日军精锐。这些东西常常打着军事题材的招牌,其实是为了票房,拿我们民族的血泪历史来取乐,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我们中华民族牺牲了数十万人的伟大战争题材资源。种种现象,根本原因是有些人立场发生了问题,屁股坐偏了,立场站错了,如此,就会藐视历史,藐视生活,就只能热衷于胡编乱造。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军营生活,在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着新军事变革的逐步推进,今天的人民军队,不仅在装备上焕然一新,而且人员构成和知识化程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在世界格局每天都在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人民军队怎么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完成保卫祖国领土和人民生命安全的光荣使命,已经历史地摆在了新一代中国人面前。正是为了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全军官兵都在努力探索。一些新理论新战法新的作战思想,已经使我们的军队发生重大变化,全世界都睁大眼睛聚焦中国军队的发展和进步。新的生活、新的变革、新的故事,都亟待我们的军旅艺术家运用艺术的形式加以表现。作为文艺不仅仅是娱乐,更主要的是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今天的文艺更应当承担起“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光荣使命。军旅作家艺术家应该是创造者、先行者,应该有一种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怀,应该具备听人民召唤的强烈的队列意识,有一种随时出征的状态和心理准备。我们的出征,就是运用手中之笔记录我们的伟大时代,运用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演绎火热的生活。置身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理由躲在都市的书斋里无动于衷,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发掘和表现多彩的生活,没有理由享受着优越的待遇却整天在算计个人的一己私利,更没有理由因一己私利而走偏了艺术的大方向。

今天,深入生活、为兵服务的热潮已经受到社会的赞誉和官兵的好评。随着这个活动逐步推进,我们相信,一大批具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将会应运而生,军旅文艺的光荣传统必然会在新的形势下得到发扬,我们这支成长于战火年代的文艺队伍必然会在新形势下以其不俗的表现为全社会喜爱和真心拥戴。一切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军旅艺术家,都应该为此发奋努力,有所作为。

全军中青年文学骨干创作研讨班在京举办

本报讯 为推动军事文学繁荣发展,培养中青年文学人才,受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委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近日在总政沙河培训基地成功举办了全军中青年文学骨干创作研讨班。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出席了开班动员。35名来自全军和武警部队的青年创作骨干汇聚一堂,提交了40余篇及时反映强军目标新形势下部队出现的新

人新事新气象的中短篇小说。来自《人民文学》杂志社的施战军主编,宁小龄、邱华栋、徐坤副主编及主要编辑,军内外知名作家评论家周大新、朱秀海、张志忠、柳建伟、徐贵祥等驻班与青年骨干就作品多次进行了一对一的辅导交流,学员作品提升效果显著。《人民文学》杂志将于第8期择优集中发表部分学员作品。(创冰)

全军美术骨干到云南采风写生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中宣部等部委关于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的通知要求,认真筹备“中国梦强军梦军事题材美术作品展览”,迎接第十二届全国美展,在组织全军第一批美术骨干赴南海部队采风写生后,近日,总政宣传部又从全军各大单位选调20名美术骨干赴云南开展采风写生。

在14天的行程中,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李翔全程带领军旅画家,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先后到某防化团、14集团军某通信团、西双版纳边防团等部队体验生活、采风写生,

为创作搜集素材资料。采风写生团坚持白天采风写生,晚上加班加点观摩、评比、研讨,开阔了创作人员的艺术视野,拓宽了创作思路,丰富了创作选材,极大地激发了美术骨干高昂的创作热情。油画家邢俊勤说:“美术家只有真正深入生活,静得下心,感动得多,积累得厚,才能出精品。”画家们每到一处都热情开展为兵、为民服务,利用休息时间共进行了4次书画笔会活动,累计创作了310多幅作品赠送部队官兵,受到官兵热烈欢迎。

(于光明)

扑面征尘守边疆



“中国梦强军梦”军民文化融合研讨会暨长征文艺奖颁奖仪式举行

把拥军爱民的传统坚持好,把军民鱼水情延续好。

长期以来,《解放军报》的“长征副刊”被新闻界称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名牌副刊”,近年来,该副刊推出了军旅文化、军史发现、故事兵阵、迷彩书屋、人物纪实、士兵面孔等多个版面,内容交相辉映的整体阵容。解放军报社从去年开始设立“长征

文艺奖”,表彰过去一年中在“长征副刊”上刊登的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奖励“长征副刊”过去一年所宣传过的为国家和军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品主人公。颁奖仪式上,共有21名获奖作者代表登台领奖。作品《黄金是这样炼成的》主人公齐锐新等获“长征人物奖”。(姜玉胜 李晚炜)

贺捷生散文连获六奖

本报讯 “父亲是一座雪山,仰望他,便看到了烽火铸就的巍峨;母亲是一片草地,走近她,便走进了热血浇灌的葱茏……这深刻隽永且风骨挺立的‘红色书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坛一种卓尔不群的独特存在。”这段文字出自作家贺捷生最近荣获朱自清散文奖的颁奖词。短短几个月,年过古稀的女将军已经不是第一次获奖了。她除了与张炜、马未都、于坚和祝勇等4位当代作家同时获得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外,还先后荣获《人民文学》2013年度优秀作品奖、中国作家协会集团2013年度优秀作家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报》第二届“长征文艺”奖,和由《作家文摘》组织评选的2013年非虚构类作品优秀图书奖。其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被列在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多部获奖作品首位。

79年前在摇篮里跟随父亲贺龙和母亲蹇先任参加长征的贺捷生,自幼喜爱文学。上世纪80年代,由她创作的《残月》等影视剧本曾被搬上银屏。但因担任军事科学院军史百科部门领导,不得不压制内心冲动,牺牲文学创作。离开领导岗位后,虽然年岁已高,体弱多病,但她以顽强毅力支撑孱弱的身躯,把她眼里的父亲母亲和自己童年的遭遇,一篇篇以叙事与抒情相糅的散文样式创作出来。这些作品温情而略带伤感,真实而直抵心灵,像杜鹃啼血般地抒写生命的坚韧与不屈,讴歌革命者的大爱与无私,深情探寻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源。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报刊陆续发表后,《新华文摘》《作家文摘》和《读者》纷纷转载。作家张抗抗、柳萌分别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艺报》撰文称其“身怀家国事,柔笔写真情”。

女将军近期因身体不适未能参加分别在苏州、济南和淮北等地举行的颁奖会,但她均用手机发去情真意切的获奖感言。在这些感言中,有这样一段心声:“我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视力因患白内障而大大下降,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每当我打开电脑,望着屏幕,眼前常常白茫茫一片。我都没信心再写下去了。不是没有东西写,而是要写的事、要写的人,实在太多了,让我望而怯步。但作品获奖了,给了我新的动力,让我知道,我的故事还有人听,我的经历还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因此,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我还有责任继续写下去,还能写出新作品来。”(凯月)

本报讯 5月初,由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师生创作演出的军旅话剧《大漠胡杨》在军艺小剧场上演,获得好评。

这部由军艺戏剧系教员赵晶晶带着她的学员自编自导的原创话剧,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大军征尘未洗,在王震将军的带领下挺进新疆,平叛剿匪、屯垦戍边。当时,党和政府从湖南、山东等地征调女兵奔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战士们在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风餐露宿、艰苦创业,像胡杨一样在沙漠上顽强地扎下了根,终于使沙漠变成了绿洲,荒原变成了良田。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汉族与少数民族同胞在大漠荒原上演绎着情感的交融、欢笑与眼泪、青春与激情。

《大漠胡杨》打破常规的戏剧结构——没有中心事件,展现群体形象。剧作力求把每一名战士的困惑和挣扎都生动地勾画出来,让观众感受到生命脉搏的跳动。结构严谨,剧情感人,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时空处理灵活自如,节奏流畅。一群“90后”演员演绎这段60多年前的历史,表演投入,情感真挚,充满激情。(陈煜/文 俞根泉/摄)